

为孩子掀起世界的一角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Tiantian Diancang Huang Beijia

含羞草

被誉为“一生都能阅读的作家”

用写作成人文学的心力和笔力
写作儿童文学



han xiu cao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天天典藏♥黄蓓佳
Tiantian Classics Huang Beijia

含羞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含羞草 / 黄蓓佳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0.11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ISBN 978-7-5016-0319-0

I. ①含… II. ①黄…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3566号

责任编辑: 王晓亚 王 苗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史 帅

含羞草

黄蓓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100027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 总经销

字数68千字 成品尺寸148×210毫米 32开 印张4.875 插页8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5016-0319-0 定价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4169902

主要成人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夜夜狂欢》、《新乱世佳人》、《婚姻流程》、《目光一样透明》、《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及《所有的》。

中短篇作品集《在水边》、《这一瞬间如此辉煌》、《请和我同行》、《藤之舞》、《玫瑰房间》、《危险游戏》、《忧伤的五月》及《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

散文随笔集《窗口风景》、《生命激荡的印痕》、《玻璃后面的花朵》及《黄蓓佳文集》（四卷）等。

主要儿童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漂来的狗儿》、《亲亲我的妈妈》、《遥远的风铃》、《你是我的宝贝》、《艾晚的水仙球》及“五个八岁”系列长篇。

中短篇小说集《小船，小船》、《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芦花飘飞的时候》及“中国童话”系列等。

获奖情况：

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优秀儿童文学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及省部级文学奖数十种。根据以上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和戏剧获得国际电视节“金匣子”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2010年获得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出版。短篇儿童小说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及日本汉语教材。

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

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竟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

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已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

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入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

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黑眼睛》。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

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间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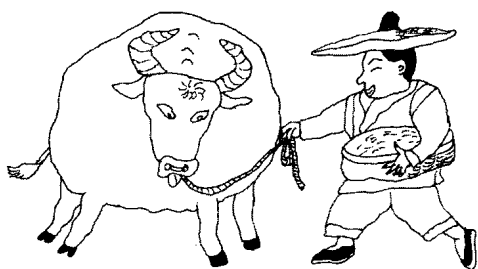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

目录 mulu

碧玉蝴蝶·····	001
含羞草·····	052
美丽的壮锦·····	099



碧玉蝸蝸

Bì yù guō guō

黄河水九曲十八弯，载着泥沙，载着悲愁，载着豪迈，弯到陕北的黄土高原上，甩一个头，身子呼啦地一下滑过去了，留下一片不肥不瘦的河套地。

河套地里有个绿树成荫的村庄，庄上数百户人家，种的都是财主李老抠家的地。庄户人家的屋子都是黄土垒的墙，麦草苫的顶，夏天不挡雨水，冬天不挡风雪，远远看去软塌塌像只趴窝的鸡；李老抠家的屋子却是青砖墁地，黄杨雕梁，大门上了红漆，窗户蒙着花纸，炕上铺着红褥子绿被子，仓房里满囤满缸盛着隔年的粮食，连家里的看门狗都是脑满肠肥，油光水滑，滋

润得见人都懒得动弹。饶是富贵如此，李老抠对他的佃农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他给人家种最差的地，倒要收最高的租，收租时还要拿一架鼓风机对着人家送来的粮食可着劲儿吹，成色稍欠一点的稻谷麦粒什么的，给他这么一吹，就雪花一样飞落到地上了，佃农明明送来十升的租，被他一簸，一扬，一吹，只剩下八升还不到。佃农望着李老抠拨算盘珠子的那只手，眼泪汪汪的，牙齿打落了往肚里咽。这样，一年又一年，村里的农户们越过越穷，捉襟见肘的日子仿佛永远也望不到头。李老抠家的财富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多了更多，满了更满。一边是雪上加霜，一边是锦上添花，世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公。

这些“雪上加霜”的人家里，就有穷孩儿路生的一家子。

说是一家人，实际上也就剩路生和他的瞎眼老娘相依为命。还在很多年前，路生爷爷活着的时候，为给家里的一头黄牛治病，借下了李老抠家的一斗粮食。结果，黄牛的病没治好，一斗粮食的高利贷却是欠下了。从此以后，路生爷爷没日没夜地给李老抠家干活，除了种他租下的地，还抽空四处打零工，割麦除草挖

渠垒田，什么苦活都干过，四十岁还不到，活生生地累死在地里。路生的父亲接着给李老抠当佃农，接着挣钱还那一斗粮食的债。因为从小吃了太多的苦，身子骨弱，还不满三十岁的那一年，路生父亲挑担子的时候突然一阵心慌，吐出了一脸盆的血，一句遗言都没有来得及留下，就死了。

路生的娘那时候还年轻呢，肚子里刚刚怀上了小路生，丈夫冷不丁这一死，她孤苦伶仃，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日日夜夜地哭啊哭，有一天早上起来，推门看太阳，只觉得万箭钻心，头痛欲裂。她“啊”的一声惨叫，双手捂住了眼睛。一双秀秀气气的眼睛就这样哭瞎了。

女人哭瞎了眼睛，又没有男人养着，能干什么呢？只好提根棍子出门要饭。她自己不吃不喝不要紧，可是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孩子还朝娘要吃要喝呢，为了可怜的没爹的儿，她讨饭也要把他生出来，拉扯大。

那一年冬天，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路生的娘挺着大肚子走在路上，脚下踩着咯吱咯吱的雪，眼睛眉毛冻得结成冰块块，看不清楚眼前的路，被一道雪沟一绊，啪地摔倒在大路上。肚子里一阵刀割样的疼，

红通通的鲜血流出来，雪地上盛开了一朵笆斗大的牡丹花，孩子就这样出生了。女人挣扎着自己用牙齿咬断脐带，脱下自己的破棉袄给孩子包起个蜡烛包，跌跌爬爬地回了自己的那间破屋子。因为苦命的孩子是生在讨饭路上的，满月那天就起了名字叫“路生”。

日子过得真快啊，简直就像时光老人射出的一支箭，一路嗖嗖地向前，没有回顾也没有彷徨。转眼间路生长到十岁了。穷人家的孩子好养活，瞎眼的母亲天天带着他出门讨饭，有吃的吃一口，没吃的喝点凉水也能熬一天。饥一顿饱一顿，小路生却出落得浓眉大眼，宽肩细腰，修长挺拔，小白杨树一般茁壮。村里的人都喜欢他，他到人家串门，人家都乐意给他吃的喝的。他自己也是眼勤手快，力所能及地帮人家干些零碎活儿，还了人家的情，却把人家给他的吃喝省下来，攒着带给他瞎眼的娘。一村子的人都称赞说，这小路生真是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还说，路生的瞎眼妈妈有福气，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吃，有路生这样一个儿，实在胜过有钱人家的良田百亩。

路生的十岁生日一过，财主李老抠就夹着算盘和账本子找到他家的破房子里来了。李老抠穿着一身褐

色的绸长袍，外面套着一件褐色皮马甲，头上还戴一顶褐色瓜皮帽，远看像颗干瘪瘪的枣核儿。他嫌路生家里腌脏，不愿进屋子，撇着两条腿站在当院里，把路生和他的瞎眼娘叫出来，算盘珠子拨得啪啦啦地响，嘴里叽里咕噜念念有词，临了把算盘哗啦一甩，账本子啪啦一扬，说：“小路生啊，你爷爷早年借了我老爹一斗粮食的债，本生利，利转本，利又生利，现在已经是整整一千吊钱！你爷爷你爹爹都已经死得骨头打鼓了，可是父债子还，天经地义。这一千吊钱，你打算着如何还我啊？”

瞎眼女人眼睛看不见，但是耳朵听得见，李老抠这一说，她愁得马上就黄了脸：“李家老爷啊，我们孤儿寡母，混日子都不容易，拿什么还你的债呢？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

话没有说完，路生上前拉住母亲的手：“娘啊，我们人虽穷，志气不能短，既是欠了人家的债，求情又有什么用？反正我已经长大了，能够干活了，就让我去他们家干活抵债吧。”

李老抠上下打量他，“哈”的一声笑：“好，算你还是个明白人。那就从明天起，到我家里放牛吧。我

可是有言在先，你年方十岁，不能顶个壮劳力使，让你去放牛，是便宜了你，这牛就要放得比别人更好才算数。”

“要是我的确放得好呢？”路生理直气壮地问。

李老抠把衣袖一撩，扳起了指头：“我得告诉你，怎么才算是放牛放得好。每年三百六十天，除了过年那一天，你要给我出够三百五十九天的工。白天放牛要捎带割草，夜里喂牛要捎带起圈。公牛只许长膘不许掉膘，母牛要给我一年下一头小牛。这些事你都做到了，做好了，就能够挣上十吊工钱。”

路生凝神想了想，咬牙点头：“我能够做到。”

李老抠又眯眼笑一笑：“我还得给你说妥三桩事：第一，牛死了要扣工钱；第二，牛掉了膘要扣工钱；第三，牛吃了庄稼还是要扣工钱！”

路生的娘哭出声来：“这么抠的规矩，哪里能够做得到啊，不是明摆着坑人吗？”

路生却是个硬脾气的孩子，当下又咬一咬牙，安慰他的母亲：“娘你别担心，我不会让人家扣我工钱的，我会使出全力做好这些事。”

李老抠眼睛一眨，嘿嘿地笑着，得意洋洋回他的